

## 有形与无形的封锁

### ——基于“四要素”理论下的《封锁》浅析

1900094619 元培 金镇雄

《封锁》是一部短篇小说，由现代作家张爱玲于民国时期所作，小说以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为背景，讲述了在战争时期被突然封锁的电车内，主人公吕宗桢和吴翠远之间短暂的爱情故事。

#### 一、有形的“封锁”——人性的解锁

小说中的主人公吕宗桢在现实生活中是一名银行的会计师，也是一个家庭的好丈夫与父亲，他忠于家庭与职场，每天为家庭过着忙碌的生活。而吴翠远，在小说中电车外的现实生活是一名大学的英文助教，一个普通的女孩，是一个好女儿与学生。

两个本应毫不相干的人，因电车的封锁让他们短暂的脱离了现实，开始了他们在封锁的电车这样一个非常态空间下的交流。正如文中描述，“封锁了，摇铃了。每一个‘玲’字是冷冷的一小点，一点一点连成一条虚线，切断了时间与空间”。在这样一个密闭的、燥热的空间里，脱离熟悉的人，脱离熟悉的社会规则，脱离社会与家庭中的角色，让他们解放了自我，解放了内心深处的本能的欲望。

#### 二、无形的“封锁”——人性的封锁

电车的封锁给他们提供了逃离现实的另一个空间，他们能够不拘泥于现实的社会规则，其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在电车外的生活里，条条框框限制着他们。在小说中两人的精神状态、自我意识、心理描写在电车封锁前后的变化能够体现出在被无形封锁着的空间中两人处境的悲凉与束缚。

##### （一）社会层面

正如上述所说，吕宗桢是一名银行会计师。在他人眼中，体面的会计师位置，实际上对他来说是一个束缚。虽然他的工作使他有体面的身份，让他自我感觉良好，然而其工作内容的枯燥乏味与忙碌让他无法找到自己工作的意义，然而却为了生计而不得不持续这种无聊的工作日常，这种逼迫感将他的本能欲望与反叛意识封锁住，只得向现实生活屈服，而现实的无奈也在他的心中埋下了反叛的种子。

吴翠远在当时的年代，是少见的受到过高等教育的女学生。在毕业之后，甚至留校任教，身为女子打破了女子职业的新纪录，某一程度上打破了世俗的观念。然而，在她自己看来，女子受教育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情，受高等教育并没有让她的思想得到解放，反而感觉这种特殊的身份地位束缚了自己。同样，迫于生活，迫于社会，她没有办法脱离这一社会地位，然而却无法真正享受，这样的无奈将她的本性得以封锁。

##### （二）家庭层面

两人的家庭处境也是让他们产生越轨行为的源头。吕宗桢虽已步入婚姻，然而由于是包办娶来的太太，小学连没毕业的她让主人公时长感觉与自己不在一个水平上。然而，为了顾全孩子们的幸福，他无法离婚。为了维持在他人看来表面上和谐、其实夫妇关系不和的家庭，他自动封锁了自己的本能，即人性，循规蹈矩的做着自己身为好丈夫与好父亲应当扮演的角色。即使太太不

理解自己，让一个穿着西装的人去买小胡同里价廉的包子回家，但是他也只是在心中表露自己的不满，并没有向太太表达。

而吴翠远身在模范家庭，虽然看似是一个好女儿，实际上她对自己的家庭同样有着极大的不满。她不满家里人听着听不懂的古典音乐，不满家里人对她的要求，明明年轻时让她读够书，因此她也好不容易爬到了这个地位，现在却让她干脆嫁一个有钱人罢了。社会对她的负压让她不得不压着对家庭的不满，扮演一个好女儿的角色。文中不断强调的“好人”，实际上便是指他们在社会、在家庭当中遵照社会规则理应扮演的角色，而吴翠远的“世界上的好人比真人多”这句话，同样在更深层次上将“好人”的概念提升为“虚伪”。

### （三）个人感情层面

如上述所述，吕宗桢与吴翠远是被现实封锁着人性而生活着。吴翠远对吕宗桢的同情、迎合以及因他的脸红，让吕宗桢内心深处因现实而被封锁的，作为一名男子的自信得以解放。而在学校和家庭受气，同时因相貌平平而感到自卑的她，由于吕宗桢对她的调情，以及和周围人不同的“真”，解放了她内心深处作为一名女子的自信。一个单纯的男子和一个单纯的女子在封闭的空间相遇和相识中脱离了被封锁的现实而相爱。

吕宗桢与吴翠远相遇的契机，是因为表侄。吕宗桢做出这样一个下流的调情，起初仅是为了躲避表侄，并且对太太进行报复；而吴翠远迎合吕宗桢的调情，也起初有着“嫁给没有钱而有太太”的人，对家里的人进行报复的想法。因此两人的相爱有着情感方面的预兆，同样被现实的种种规则拘泥的束缚感、同样对家里人的不满感，让他们封锁的人性随着电车的封锁得到解放，从而得以实现越轨的恋爱。

## 三、结合文学四要素的解读

### （一）作者角度下作品浅析

这部小说象征着人性对现实的反抗，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张爱玲本身的成长经历。张爱玲出生于没落的贵族世家，其父母也为包办婚姻，其父为典型的封建阔少，而其母则深受五四思潮影响，父母的不和导致张爱玲从小生活在缺爱的环境中，让她本身生活在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世界。她对女性的写法，是客观的，例如吴翠远，既是接受了高等教育的新派女性，同样也是不自觉受到封建思想影响的女性，这是张爱玲通过对人物的描写进行的对女性本身的自省。另外，从小缺爱的经历与小说中的吴翠远一样，吴翠远人性的被封锁，与张爱玲的本身的经历相似；吴翠远在电车中人性的得以解封，也与张爱玲为追求爱情与汉奸胡兰成的婚姻相似。即作品的世界与作家的世界息息相关。<sup>1</sup>

### （二）世界角度下作品浅析

这部小说的背景是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与张爱玲实际创作这部小说的年代一致。当时为民国时期，处于混乱的时代，上海当时已经被日本侵略者所控制，这种对电车进行封锁而检查的事情也是频繁发生，因此可以说这部小说既是虚构，也有着一定的非虚构成分，甚至也可以大胆猜

---

<sup>1</sup> 郭亚男. 孤独的传奇，苍凉的生命——浅析张爱玲的创作心理[J]. 今古文创, 2022(23):25-27.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2.23.008.

想极有可能会是当时任何一列被封锁的电车中发生过的事情。这正是一部与现实世界联系极其紧密的小说，当然，不仅是在小说内容背景与创作背景之间的联系，小说整部的寓意在现在看来，也能与当今时代的读者产生共鸣。

### （三）读者角度下作品浅析

在当今时代，每一个家庭都可能有着“吕宗桢”与“吴翠远”的存在。条条框框依然存在于社会的各个角落，每个人都封锁着人性，掩饰着本能欲望生活着，维持着自己的“现实世界”，隐蔽地寻找着属于自己的“电车”空间。这部小说激发了读者自身对人性的思考，在平凡的人生中荡起不平凡的涟漪。

### 【参考文献】

- [1]张雪. 梦中梦——细读张爱玲的《封锁》[J]. 作家天地, 2022(10):13-15.
- [2]缙悦. 《封锁》：两重空间中的人物镜像[J].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2, 32(01):121-125. DOI:10.13974/j.cnki.51-1645/z.2022.01.019.
- [3]郭亚男. 孤独的传奇，苍凉的生命——浅析张爱玲的创作心理[J]. 今古文创, 2022(23):25-27.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2.23.008.
- [4]庄萱. 时空艺术与精神分析的多棱镜——重读张爱玲的《封锁》[J]. 中国现代文学论丛, 2017, 12(01):23-29
- [5]魏晓莎. 开往人性深处的封锁电车 ——从《封锁》看张爱玲的独特叙述[J]. 青年文学家, 2017(12):34-35. DOI:10.3969/j.issn.1002-2139.2017.12.027.